

銷夏與清玩

以書畫鑒藏史為中心



◎ 朱萬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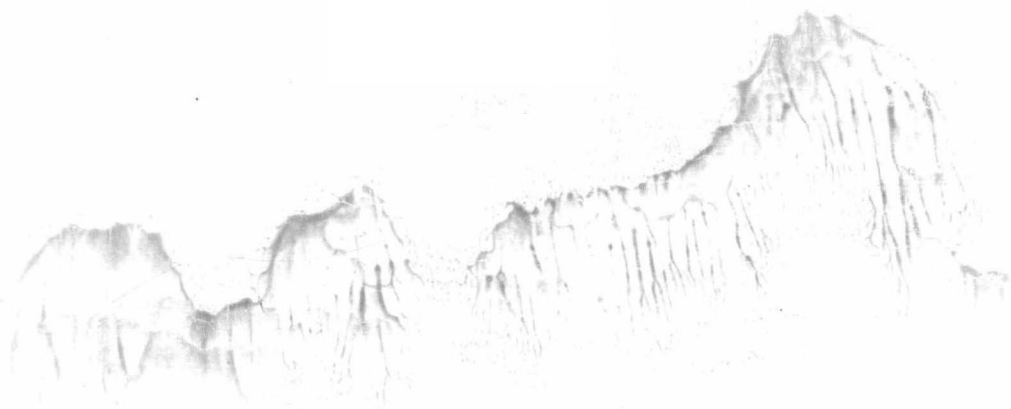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學出版社

銷夏與清玩

以書畫鑒藏史為中心



◎ 朱萬章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销夏与清玩:以书画鉴藏史为中心 / 朱万章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308-13866-6

I. ①销… II. ①朱… III. ①书画艺术—鉴赏—中国—文集 IV. ①J212. 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第 240260 号

销夏与清玩:以书画鉴藏史为中心

朱万章 著

责任编辑 刘依群

书名题字 薛永年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4

插 页 6

字 数 540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866-6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bs.tmall.com>



1992年12月9日，朱万章接待香港书画鉴藏家刘作筹（前排左）、广东书画收藏家吴南生（前排右）、古文字学家曾宪通（后排左）等在广东省博物馆鉴赏书画

1995年2月25日，朱万章（右一）会同苏庚春（右二）、单小英（右三）、肖洽龙（左二）接待李志纲（右五）、司徒元杰（右六）、吴南生（右三）、许礼平（右七）、林亚杰（左一）一行在广东省博物馆观摩书画



1998年，朱万章接待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先生（右）为广东省博物馆题词



1998年4月1日王己千（前排左）在广东省博物馆看画后和苏庚春（前排右）、朱万章（后排左）、单晓英（后排右）等留影



2003年11月3日，朱万章（左）在美国迈阿密周千秋寓所中看画



2000年8月22日，朱万章（右）与书画鉴定家苏庚春（左）在北京徐邦达（中）寓所合影



2007年5月2日，朱万章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赴饶宗颐学术馆就元人菩提叶经文问题请教饶宗颐



2008年11月17日，朱万章（右四）在澳门参加“像应神全：明清肖像画学术研讨会”

2010年11月，朱万章在北京画院参加齐白石学术论坛后与学者们赴国家博物馆参观考察后留影，右四为陈履生、右三为洪再新、右二为沈揆一、左五为文以诚、左四为朱万章、左三为周彦，左一为何颖佳





2011年8月，朱万章与父母、妻女摄于四川眉山老家



2011年9月9日，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薄松年（中）、台湾学者傅申（左）在澳门艺术博物馆留影



2013年2月6日，朱万章在“游于艺，朱万章葫芦画展”开幕式上致答谢词

自序：区域与主流之间

朱万章

我从1992年起进入博物馆系统工作，开始从事书画鉴定与收藏、美术史研究，至今已有22个年头。在2013年7月以前，我供职于广东省博物馆。先是在该馆的保管部书画组，从事书画保管、征集、展览、出版、鉴定与研究；2010年，我调到新成立的艺术部，专职从事书画鉴定、美术史研究和书画类展览策划、美术图书编撰工作。从此便从繁重的书画保管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专心做一些研究。2013年7月，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离开生活了25年的广东，调入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除继续从事书画鉴定与美术史研究外，还承担有关艺术类图书与刊物的编辑、审稿等工作。在断断续续的2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我走的是一条由区域美术史研究过渡到主流书画鉴藏、美术史研究、书画创作的学术之路。从书画鉴藏到美术史研究，从省级博物馆到国家博物馆，从纯学术研究到兼擅书画创作，从区域到主流，从南国边陲到首善之区，在自觉与不自觉中逐渐进入学术之门。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印证了我的发展历程。

1988年，我进入中山大学开始本科四年的学习。我读的是历史学专业，本来和美术研究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在三、四年级的学习中，对中国书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除专业书而外，案头必备的两本书是杨仁

恺主编的《中国书画》和邓散木编撰的《篆刻入门》。前者是国家文物局策划的全国文博系统教材,后者是一本印章的入门书。通过第一本书,我对中国历史上的书画家和他们的作品有了初步了解;第二本书,让我对篆刻蠢蠢欲动,并买来刻刀、石头,在课后练习、把玩,并刻出了平生第一枚自用印。虽然有些不合章法,甚至可以说还很稚嫩,但却激发了我对书画的浓厚兴趣。

1992年7月大学毕业后,恰好广东省博物馆急需书画保管方面的职员,在当时国家还统包分配、我尚有很多岗位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因为偶然的机缘,我选择了这个看似和自己专业并不匹配的工作。事实证明,我到了广东省博物馆之后,比我之前预想的还要令人激动与兴奋。广东省博物馆是1959年建立的地志性综合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书画,其中尤以明清以来书画多且佳。我当时负责的工作主要是:馆藏书画的保管、征集、展览及其他相关工作。记得最初进入书画库房的一段时间,几乎每次都处于极度兴奋的工作状态中:一个只在书本上熟悉过沈周、文徵明、唐寅、徐渭、董其昌、恽寿平、石涛、朱耷、郑燮、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等名家的年轻人,突然能面对面、亲自看见这些名家的真迹。这种“看见”不是在画册上,也不是在展厅中,而是可以亲自上手、近距离地把玩欣赏,这种感觉非常奇妙。在很长时间,我都沉浸在这种莫名的欣喜中,并且开始如饥似渴地观摩各类书画。先是,我打算一有时间,就按照书画柜的位置一个一个地看。打开一件唐寅的山水画,先整体看其风格,对照原来书本上所描绘的,看是否能理解,再仔细观看其款识、印章、质地甚至裱工。每看一件作品,除记录其基本情况如文物编号、尺寸、质地、颜色、款式、题跋、印章、签题、完残情况、来源、曾经何许人鉴藏或观摩过等之外,还要了解其创作年代、时代背景与艺术风格等等。这样一来,一天就只能看几件作品。如果遇到文字比较多的作品(如书法手卷)或题跋较多的册页,几天也未必能完整地看一件。如此一来,即便到退休之

时,也不一定能全部看完。很显然,这种没有主题、囫圇吞枣似地观摩书画的做法,并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和学术研究。

于是,我便从兴趣入手开始有选择性地找一些目标书画来看。在大学期间,我特别喜欢徐渭的诗歌与戏曲,到了博物馆后,就很想知道他的书画是什么样的。因此,在大量浏览不少馆藏书画后,我选择了徐渭作为重点观摩与研究的对象。一查文物卡片,徐渭的作品居然还不少,其中草书《淮阴侯词卷》和《梅竹石图》还被定为一级文物。我先是把徐渭的作品全部找出来,白天在库房仔细观摩,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包括其用笔、墨色与款式等等,晚上回到家后则找出他的相关资料,看看他的艺术历程是怎样的,当时的人是怎么评价他的,后来有什么影响,当代的几个鉴定家如启功、徐邦达、谢稚柳等人对他的作品有什么心得体会。这样一来,就会顺藤摸瓜,找出很多和他相关的书画来,比如说与他并称“青藤白阳”的陈道复,受他影响最深的石涛、朱耷、郑板桥直到晚清民国时期的吴昌硕、齐白石等等。很难得的是,这些人的作品在库房里居然都有。我便把他们都一一找出来,以时间为序,依次观摩欣赏,并找出其共同点、不同点。如果遇到有什么疑虑,就去查资料,看看能否解决。如果还不能解决,就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等将来有机会再请教高人。由于当时对徐渭的痴迷,一直有一种想把自己所思所感写下来的冲动。恰好当时文物出版社的《书法丛刊》到广东来组稿,准备出一期广东省博物馆藏品专辑。专辑除刊登图版外,还需要配一些对具体作品的研究性或鉴赏性文章。在这期专辑中,刚好有这件徐渭的《淮阴侯词卷》,我便自告奋勇,将阅读此书的心得体会、连同多年来翻阅《徐渭全集》所做的关于书法方面的眉批,写成了平生第一篇专业文章《徐渭书论及其书法艺术》,这篇文章刊登在1993年的《书法丛刊》上。虽然现在看来,这篇文章还很不成熟,某些观点也有些偏颇,行文方面也不乏幼稚,但却是我进入美术史研究的开篇之作,诱发了我撰写书画史研究文章的激情。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就自己

所观摩的书画写一些鉴赏与研究相结合的文章。正好当时有机会认识已经定居香港的古文字学家马国权先生，而马先生早年主持《大公报》的“艺林”版，其时他已荣休，由关礼光主政。他就把我介绍给关先生，鼓励我经常写文章，最好能每周或每月写一篇文章，发表在“艺林”版。“艺林”版是《大公报》的金牌副刊栏目，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陆续刊登过诸如启功、谢稚柳、商承祚、容庚……等名流的文章，后来在70年代结集出版为《艺林丛录》十册，在学术界影响很大。马先生是容庚的高足，是中山大学校友，也是我的学长、学术界前辈，著有古文字研究的论著多部，也写过不少书法方面的文章。经他这一举荐，我便开始在《大公报》上发表书画鉴赏与研究性文章。有时候一个月一篇，有时候半个月一篇，遇到文章较长的時候，还经常分为上中下三篇连载。大约自1996年起，我不定期地在《大公报》发表文章近百篇。在2001年，我专门将其中和岭南金石书法有关的文章挑选出来，和其他相关文章集中在一起，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平生第一本个人论著《岭南金石书法论丛》，马国权先生还欣然捉笔，为此书赐序。

由于广东省博物馆独特的地缘优势，除美术史上有名的书画家作品外，还收藏了不少在美术史上鲜为人知的地方性名家作品。这些广东书画家，从明代的颜宗、钟学、陈献章、张誉到清代的张穆、王应华、黎简、谢兰生、苏仁山、苏六朋、居巢、居廉，一直到近现代的康有为、梁启超、岭南画派、广东国画研究会等，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方面，在国内博物馆中，均无出其右。鉴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便以这些藏品为依托，先后编著或撰写了《广东传世书迹知见录》（2003年）、《六朋画事》（2003年）、《岭南书法》（2004年）、《天然禅墨》（2004年）、《粤画访古》（2005年）、《顺德书画艺术》（合著，2005年）、《广东绘画》（2007年）、《居巢居廉研究》（2007年）、《岭南近代画史丛稿》（2008年）、《明清广东画史研究》（2010年）、《居巢居廉》（2010年）、《苏六朋》（2010年）、《颜宗》（2011年）等明显具有区

域性色彩的论著。这些论著或许在主流美术史中并不为人所知,在推动主流美术史研究中也未必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但对于深入了解远离主流美术圈的岭南区域美术,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这些区域美术史研究在客观上也充实了主流美术史的研究。

二

我在博物馆的本职工作是美术史研究与书画鉴定,鉴定的主要对象是拟征集的书画和一些公益性社会鉴定中的民间流散书画。在我的书画鉴定生涯中,必须要提一笔的是书画鉴定家苏庚春先生。

1992年底,因工作关系认识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书画家苏庚春。苏庚春出生于北京琉璃厂的古玩世家,从小练就了鉴定书画的火眼金睛。在琉璃厂,他与刘九庵、王大山、李孟东并称“四大家”。1949年后苏先生供职于琉璃厂的宝古斋,后因广东缺少书画鉴定方面的人才,他应时任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的邀请,南下广东,从此便在广东扎根。苏先生曾先后供职于广东省博物馆和广东省文物鉴定站,为广东尤其是广东省博物馆征集鉴定了数以万计的书画。广东省博物馆之所以在明清书画收藏方面可圈可点,这是与他的功劳密不可分的。我到博物馆时,他已退休多年,但被返聘,虽然不用回来上班,但遇到博物馆关于书画鉴定方面的事,或与书画相关的事务,他都随时回来,我们一边工作,一边向他请教。他经常来到库房,向我们详细讲解某些书画的来龙去脉,讲授书画鉴定的相关知识,我也乘机将之前观摩书画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向他讨教。他几乎是每问必答,而且借此引申开来,说明一些鉴定书画的道理。他说,每天都能学上一招,每天认识到一个书画家的笔性与风格特点,或者每天熟读一件作品,日积月累,你就很厉害了。记得在库房中,有时候也在他家中或在拍卖行的预展现场,他分别向我详解林良、董其昌、

刘墉、铁保、伊秉绶、郑板桥……等人及广东的一些名家的鉴定技巧，还时常讲一些书画鉴定的陈年往事，如数家珍。他讲的一口标准京腔，至今言犹在耳。虽然后来他在2001年驾鹤西去，我跟随其学书画鉴定不到十年，但在这段短暂的时光中，我学到了不少书画鉴定的知识。尤为难得的是，我在书画鉴定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都能在他那里得到答案。

对于我来说，很幸运的是，广东是中国的南大门，经常有很多南来北往的书画鉴定家或收藏家、美术史学者驻足，我便有很多机会直接或间接向他们学习、讨教。记得先后到过广东的有北京的启功、朱家溍、施安昌，沈阳的杨仁恺，美国的王己千，台湾的傅申，香港的刘作筹、黄君实、饶宗颐等。他们都在各自的鉴定和收藏领域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我从朱家溍、施安昌那里学到碑帖鉴藏的一些知识；从杨仁恺那里了解到清宫流散文物的情况，他还对广东省博物馆所藏海瑞款的书法手卷有自己独到见解，认为无论从笔性还是气息、书风、纸张等方面都应该是海瑞的真迹无疑，还建议我写文章认真研究之，他可以推荐到《文物》杂志发表；王己千对广东省博物馆所藏宋元绘画一一观摩鉴定；傅申则借傅山书画展览之际谈其研究明末清初书画的心得；刘作筹对明清书画的收藏与鉴定颇有独到之处；黄君实也对宋元书画的鉴定与收藏极有建树，我多次在广州、香港、北京等地与其见面，他几乎每次都谈其宋元绘画的鉴定问题，认为不要被少数人的观点所左右；饶宗颐对我详解元人书菩提叶经文的鉴定与史料价值，并鼓励我坚持绘画创作，不要拜师某一家，受其局限，而要私淑多家，并与写生相结合，形成自己学者绘画的特色，千万不要受别人的画风或说辞所影响。当然，还有不少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或一些名人后裔，都曾到博物馆观赏书画，见贤思齐，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书画鉴定或美术史研究的方法，受到很大的启发。

除了这种“守株待兔”式的求教外，在博物馆中还有很多外出学习或鉴定的机会。我先后在1994年和1997年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全国

书画鉴定高级研讨班”和“书画鉴定培训班”。前者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行,是为配合当时举办的书画真赝对比展览而举行的,是规格最高的一次书画鉴定研讨班。主办单位把全国各地博物馆收藏的有疑问的作品和相关对应的真迹放在一起,给大家观赏、鉴别,还有名家上课。当时给我们上课的名家有启功、徐邦达、刘九庵、傅熹年,收获极大。后者是在扬州培训中心举行,虽然上课的书画鉴定名家不多,但在两个多月的学习中,有机会到扬州、镇江、泰州、无锡、常熟、常州、上海等地,饱览了当地公私所藏名家翰墨。

2000年,我们到香港接收了一批私人捐赠的宋元明清书画。为了让这些作品(尤其是宋元书画)的真伪得到确认,我们特地将作品带往北京,与苏庚春一道前往徐邦达寓所,对作品进行逐一鉴定。两位道高望重的老专家对南宋夏圭款的山水、马远款的猴子分别作了鉴定,认为均为后添款,前者为宋代作品,后者为元朝作品。虽然两件作品并非画家本款作品,但因系宋元作品,也弥足珍贵。还有一些诸如清朝黄慎、闵贞等数件明清书画,均一一道其真伪及缘由。在两位顶级书画鉴定专家面前,我从他们观看书画的时代气息、作者笔性到墨色、印章、纸张甚至裱工,了解到书画鉴定的必要程序、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感触良深。

正如苏庚春所说,书画鉴定并无诀窍,一定要多看、多记、多问,日积月累,自然便会有所成。所谓“多看”,就是要浏览大量的书画真迹,尤其是博物馆、美术馆所藏具有标准件意义的书画;然后再对照一些赝品或存疑作品,找出其真伪的依据。“多记”则是在脑子里要记住大量书画家的姓名、字号、籍贯、年代、书画风格,还有一些其他诸如美术史、历史、科举、避讳、服饰、建筑史、装裱、纸张、鉴藏印章等等方面的知识。记住的知识越多,鉴定书画所得出的结论就离真理越近。“多问”则是对遇到的疑虑要及时询问专家或同行,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及时把这些问题解决、消化。如果能坚持做到这三点,再经过十数年的时间磨练,不断地总结归纳

一些鉴定书画的知识点,想在书画鉴定方面没有成就都难。

因此,如果说我在书画鉴定中取得一点点小成绩,或尚能鉴定一些明清以来的书画的话,都是和包括苏庚春先生在内的各位书画鉴定前辈的传道授业解惑和自己长期以来多看、多记、多问分不开的。

三

无论是书画鉴定、收藏还是美术史研究,因为我早期工作的地缘关系,其重点都是以明清以来广东地区的书画为主。从林良、陈献章、苏仁山、苏六朋、吴荣光、居巢、居廉、康有为、梁启超、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关山月、黎雄才等全国知名的书画家,到钟学、梁孜、黎美周、袁登道、伍瑞隆、汪后来、黎简、谢兰生、陈鉴、何漆园、佃介眉……等完全地方性但确有建树的小名家,都在自己的研究和关注范围。

与此同时,基于以下缘由,对主流美术圈中的书画也一并关注,有的还是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是兴趣所在和关注的学术兴奋点,比如对于陈容、赵孟頫、髡残、担当、恽向、恽寿平、明末清初书法和陈师曾、齐白石、启功、谢稚柳、苏庚春、民国政要和文人书法的研究;二是因策划展览需要,为配合展览、出版学术图录而做的研究,如对明清花鸟画和人物画演变的考察、对张大千、溥心畲的研究;三是应各种学术研讨会的邀请,结合自己的兴趣而做的研究,如对吴伟、祝枝山、顾见龙、徐渭、陈道复、“小四王”、吴昌硕、俞剑华、黄宾虹的重点关注与考察等。2008年,我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在职博士学位,跟随美术史学者梁江先生从事明清美术研究的博士课程学习,并以“恽寿平家族研究”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自此以后,其研究的重点则完全由区域美术转向主流美术。尽管如此,因工作关系和早年的学术积累,如果遇到有合适的有关以岭南为主题的学术研究课题或研讨会时,在时间与精力许可下,仍然会撰写一些相关文章或参加

一些学术活动。比如,2013年和2014年分别在广州美术学院参加的广东国画研究会的学术研讨会、在无锡博物院举办“岭南画派的演进与发展”学术讲座、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关山月艺术的嬗变及作品收藏解析”学术讲座等等。但就其发展的主线,则仍是以主流美术研究为主。

区域美术是主流美术中水乳交融的一部分,二者既有包含关系,也有交接、融合关系。从区域到主流,在主流中兼顾区域,在区域中窥测主流,是我美术史研究与书画鉴定中相互交织、循环往复的课题。本书所选取的27篇书画鉴藏与美术史研究的文章,虽然大多以主流美术圈的考察对象为主(有22篇),但仍然可看出二者交织的学术轨迹,如粤东藏家对“青藤白阳”的鉴藏及对广东书画的影响、吴荣光对《兰亭序》的鉴藏、汪后来的画艺考察及其新安画派与广东绘画的关系等。无论是区域还是主流,也无论是书画鉴藏还是美术史研究,均可看出由纯粹的作品和书画家研究逐渐转向兼顾文化背景、美术视野考察的嬗变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集既是我20余年来书画鉴藏与美术史研究的一次小结,更是一个新的起点。

朱万章

2014年仲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彩图1
明·朱瞻基《武侯高卧图》
纸本墨笔
27.7厘米×40.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